

引用:强平,李庆羚,王鹏羽,等.固本培元视角下探讨汪机治疫中的“从中”思想[J].陕西中医药大学学报,2025,48(5): 63-67.

固本培元视角下探讨汪机治疫中的“从中”思想

强平¹ 李庆羚² 王鹏羽¹ 黄磊¹ 郑志祥¹ 吴元洁²✉

(1.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8;2.安徽中医药大学中医基础系,安徽 合肥 230012)

摘要:通过对明代新安医家汪机《石山医案》《医学原理》等著作的研读,归纳其治疗疫病所体现出的“从中”思想,发掘新安医学治疗疫病的学术特色。汪机在诊治疫病时强调疫病的病机属正虚邪实,中气亏败是疫病发生的关键因素,补中气、祛外邪是疫病的基本治则;疫病多变,应当辨证论治抓住中心病机;用药要求阴阳和平;人体阴阳营卫血气之中,强调补在中的营气在疫病治疗过程中的重要性;重视天时对疫病的影响,推崇因时制宜。其中所体现的“从中”思想补充了中医疫病理论,对当代疫病防治具有指导意义。

关键词:汪机;固本培元;疫病;新安医学;“从中”思想

中图分类号:R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1340(2025)05-0063-05

DOI:10.13424/j.cnki.jsctcm.2025.05.010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Consolidating the Foundation and Cultivating the Yuan, The Idea of “From the Middle” in Wang Ji’s Epidemic Treatment

QIANG Ping¹ LI Qingling² WANG Pengyu HUANG Lei¹ ZHENG Zhixiang¹ WU Yuanjie²

(1.The First Clinical Medical College of Anhu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efei 230038, China;

2.Department of Basic Chinese Medicine, Anhu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efei 230012, China)

Abstract: Through the study of the works of Wang Ji, a physician in Xin'an in the Ming Dynasty, such as “The Case of Shishan Medicine” and “Principles of Medicine”,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idea of “from the middle” embodied in the treatment of epidemic diseases, and explores the academic characteristics of Xin'an medicine in the treatment of epidemic diseases. When diagnosing and treating epidemic diseases, Wang Ji emphasized that the pathogenesis of epidemic diseases is positive and false, and that the failure of central qi is the key factor in the occurrence of epidemic diseases, and that replenishing central qi and dispelling external evil spirits is the basic treatment principle of epidemic diseases; epidemic diseases are changeable, and we should distinguish between syndromes and treat them, and grasp the central pathogenesis; use medicine to require peace between yin and yang; in the yin and yang of the human body, and guard the blood and qi, he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supplementing the central camp qi in the process of epidemic treatment;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influence of time and time on epidemic diseases, and advocate adapting measures to the conditions of the time. The idea of “from the middle” embodied in it supplements the theory of epidemic disease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has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contemporary epidemic diseases.

Key words: Wang Ji; Solid Foundation Peiyuan; epidemic disease; Xin'an Medicine; “from the middle” thought

基金项目:国家科技支撑计划“新安医学传承与发展研究”(2012BAI26B00);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高水平中医药重点学科建设项目(2023096);安徽中医药大学探索性科研项目(2021xzt18);2023年度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S202310369163)

✉通讯作者:吴元洁,教授。E-mail:anhuiwuyuanjie@126.com

汪机,字省之,号石山居士,徽州府祁门县(今安徽省祁门县)人,明代新安医家,高明医术,声名远播^[1]。石山医著众多,《石山医案》《医学原理》等收录于《汪石山医学全书》^[2],其提出的“固本培元”理论对后世医家影响甚远。汪氏生活的年代正值明代中叶,是徽州地区疫病灾害频发的时期^[3]。以汪机为代表的新安医家在对徽州地区疫病灾害的救助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4]。笔者就汪机将“固本培元”理论用于疫病治疗所形成的特色拙笔浅析,旨在为疫病防控治疗提供临床指导价值。

1 汪机固本培元,“从中”治疫思想提出

《说文解字》称“本”为树的下部,即事物的根本,中医学中多指先天之本肾及后天之本脾胃;“元”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指事物的本原,即本源。“固本培元”即指通过固护、陪护先、后天之本,从而达到养正祛邪、治疗疾病的目的^[5]。

明代中期,滥用苦寒药降泻的风气盛行,汪机虽私塾于丹溪,但却不滥用滋阴降火之品,其在临证治疗疾病时纠时医滋阴降火之偏,重视培补脾胃,并融合李东垣、朱丹溪学术观点,创“营卫一气”论、“参芪双补”说,认为脾胃为人体之本,脾胃之气为正气之本,即为“元气”,“固本培元”即顾护脾胃,培补脾胃之气^[6]。倡导培补中焦元气,拉开了新安固本培元治法的帷幕,开新安医学“固本培元派”先河^[7]。

汪机生活的年代正值徽州地区疫病灾害频发的时期,其学术思想本于《内经》《伤寒杂病论》,私淑朱丹溪,推崇李东垣并旁及诸家。汪氏遵从《素问·刺法论》^[8]“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治疗原则,在治疗上“补养元气为主”,认为治疫“不可大汗天下,宜从中治”,提出“从中”治疗疫病的学术思想。认为脾胃为人体之“中”、病证为疾病之“中”、营气为气血阴阳之“中”、天时为人体内外之“中”,为后世医家治疗疫病提供了新的治疗思路。如新安医家孙一奎在时疫类疾病辨证注重区分主症和兼症,以抓住疫病的核心病证,同时重运气时令以因时制宜,顺五运六气加减用药^[9];汪文琦在治疗疫病时重视顾护脾胃,以温中补虚为大法,创制救疫汤^[10];国医大师徐经世在新冠疫情时期也注重固本培元,从中防治,创制具有解表利湿、平稷和胃功效的双叶茶饮方防治疫病取得良好疗效^[11]。

2 汪机固本培元,“从中”治疫思想内涵

2.1 厘清标本虚实,治宜补中气为本,理外邪为标

2.1.1 正虚邪实,补中气以祛其邪 外感病无邪则不病,疫病发生的直接因素即为疫病病邪^[12]。晋代王叔和提出“时行之气”,隋朝巢元方提出“乖戾之气”,汪机肯定疫病病因是疫气的同时,认为疫病发生的关键因素在于人体正气的亏虚,《石山医案·疟》提出:“正气久虚,邪留不出,疟尚不止也。”并进一步指出“若体气壮盛之人感之浅者,轻而易举,若元气虚败,感之深者,重而难愈”,其中的“元气”即为脾胃之气^[13]。

新安地处皖南,易受湿邪侵袭而致脾胃中气受损,脾胃不足,气血亏虚,卫气亦不足,易于感受疫病。故汪机认为疫病的发生是“中气亏败,外邪干之”的结果,进一步发挥《卫生宝鉴》^[14]中罗天益的“养正积自除”的观点,认为治疗上应当“补中气为本,理外邪为标”,治疫当先补充中气,方可再行祛邪之法,以免胃气败绝。如《医学原理·疟门》指出:“如质弱之人及久病者,又不可专执解利,必先服参、术补剂二三帖,补完中气,然后或吐、或下、或汗以驱之,方保万全”。又如《石山医案·泄泻》云:“专治暑而不补胃,则胃愈虚,邪亦着而不出。”其在《医学原理·霍乱门》中治疗暑热霍乱时,对刘完素桂苓甘露饮进行加减,加人参、黄耆配伍白术、甘草补益中气,用茯苓、泽泻、滑石等分利小水以泄火,石膏、寒水石以清热,葛根解肌止渴,桂枝通血脉和荣卫,更添木香和气导滞,共奏扶正祛邪之功。

汪机将“扶正祛邪”的理论运用于疫病治疗之中,对后世医家治疫有所启发,如新安医家方广于《丹溪心法附余》^[15]中提出“虚者感邪而实者邪难入”的观点,重视正气在疫病发病及转归中发挥重要作用。罗周彦强调即使是先天元阴元阳之虚,也需要培补脾胃元气,所谓“先天元阴元阳,全赖中气滋培而施生化也”^[16]。吴澄在《不居集》^[17]中提到:“虚劳日久,诸药不效,而所赖以无恐者,胃气也。”强调胃气在虚劳疾病中的意义。补中扶正祛邪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治疗中亦有重要指导意义。王月等^[18]认为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治疗中扶正祛邪治疗原则贯穿于疾病防治的始终。新冠疫情期间,华光等^[19]分别从预防、治疗和恢复期三个阶段提出

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治疗时顾护脾胃的重要性。周兰^[20]主张从脾论治新冠肺炎,并将清脾饮合达原饮作为基础方随证加减,取得了满意的疗效。

2.1.2 病常有变,辨证论治守其中 汪机尊古而不泥古,虽“大肆力于《素》《难》诸书”,但“罔不考订”,治病辨证论治从其本质,处方用药随病而变,如《石山医案·症》中,一患者因饥寒而导致疟疾复发,接连服用“固本补阴等药”而不愈,每日午前病情好转,午后加重,吐酸苦水,汪机认为其人“脾虚不能行湿,湿郁为热”,遂用“独参汤补养其气血”,加生姜以止呕,加黄柏以降逆气,并认为患者“日轻夜重……似血病而实气病”,施以姜附等药温阳散寒,强调“病则有常有变,而医不可不达其变”。又一患者,疟时伴有腹、胁胀痛,旁医认为其人胀满乃气有余之故,当施以“结者散之,有余者损之”之法,汪机则诊断此谓气虚下陷之证,当补气升阳举陷,并解释为“人身之气,犹天之风,风性刚劲……若能补养,以复其刚大之性,则冲突排荡,又何胀满不散、积块不行?”遂以参苓白术散煎升麻汤升阳益胃。中医临床诊断和治疗的本质突出体现在“辨证论治”的理论和实践之中,而“证”是“辨证论治”的核心理论,“证”是临床中医对疾病本质把握的集中体现,亦是对疾病本质的高度概括。因此中医在临床诊治过程中应当高度重视疾病所表现出的“证”,法随“证”变,药随“证”改,方能达到高效、准确、迅速治疗疾病的目的^[21]。

2.2 把握营卫阴阳,法以“从中治”为本

2.2.1 阴阳分治,从中治而求平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治病必求于本”,本即为阴阳。汪机认为疫病的病机为“水火相干,阴阳相搏,上下失离,荣卫失统”,治疗上“不可大汗大下”,宜“从中治”。汪氏基于《素问·阴阳应象大论》:“阴胜则阳病,阳胜则阴病;阳胜则热,阴胜则寒”的理论,认为邪有阴阳之分,“阳邪多则热多,渴而有汗;阴邪多则寒多而汗少”,并且“感阳邪居多”者,会“随阳气盛衰而为之轻重”。因此,汪氏认为治疗用药也当分阴阳,求其和平,如《石山医案·症》云:“疟入阴分,由阳虚陷入也。须宜阳分助气之药,加血药引入阴分,方可掣起。”再如其在《医学原理·疟门》分析截疟常山饮中知母苦寒以“清阳明之邪热,使其退就太

阴”,草果辛温以“和太阳之阴寒,使其退阳明”,穿山甲出阴入阳,引群药以逐邪,诸药配伍以求用药阴阳和平。新安医家郑重光受此启发,认为疫病阴阳皆可发病,在《温疫论补注·论阴证世间罕有》^[22]中说到:“若谓温疫无直中阴寒,则合经旨,若谓全不干阴,一皆于阳,恐未尽然也。”后世杨栗山所载治疫名方升降散中“取僵蚕、蝉蜕升阳中之清阳,姜黄、大黄降阴中之浊阴”,升阳降阴,使“杂气之流毒顿消”^[23]。

2.2.2 营气为中,补营可阴阳双补 汪机以《黄帝内经》营卫理论为基,融东垣补气与丹溪补阴于一炉,提出了以阴常不足,营为阴气,但营中有卫,营兼血气,补气即补营,补营即补阴,丹溪补阴是补营,东垣补气也是补营为核心的“营卫一气论”,是其“固本培元”的理论基础^[24]。汪氏作为新安固本培元派的创始医家,其学术思想对其他新安固本培元派医家治疗用药思想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卜菲菲等^[25]对新安固本培元派代表医家治疗疫病用药规律进行研究,发现使用频率前4味分别是甘草、人参、黄芪、白术,恰是汪机常用的补营之品。

汪机强调,临床调补气血用药,应偏重于营气的调补,阳生才能阴长。正如《石山医案·营卫论》所说:“营运于脏腑之内者,营气也,即天地中发生之气也”,“补阳者,补营之阳;补阴者,补营之阴。”参、芪不仅补阳,也可补阴,既能补气,又能生血。如《石山医案·症》中,一患者久疟,医误用丸剂,令其呕吐不休,粒米不入,面赤身热而脉浮欲绝,面对其“阳病得阴脉”“粒米不入”“泄而热不去”三危之症,汪机施以人参、白术、御米等药补养营气,其人“渐有生意”;又有一妇病疟,呕吐、粒食不进数日,脉浮濡缓而无力,汪机施以人参、甘草、白术等药养营益气,令其“疟止食进,渐有生意”。张稚鲲^[26]对疫病古今用药特点及配伍规律进行研究,结果显示甘草、白术、人参、黄芪等补营药使用频次较高,这与汪机“补营即补气血阴阳”的理论相吻合,对中医治疗疫病具有临床指导价值。

2.2.3 天人相应,参运气以平其 中医学认为人与天的关系表现为“天人相应”,对于“天”这个外环境而言,人体自身亦是中心,故汪机在治病时强调“因时制宜”,认为“痢之为病,悉因藏府不和……治疗

之法宜燥湿清热、兼解郁结以调其内,参之运气以平其外”,治疗疫病不仅要调和人体内在机体,还要平衡人与外界环境之间的关系,根据诊治之时的五运六气、天时,选择不同的治法、治则。《医学原理·痢门》云:“如凡一方、一家皆病痢,乃时疫痢。法当推其岁运而疗。”《素问·疟论》认为疟当以汗解,汪氏对此进行继承与创新,认为应当结合时令来判断是否使用汗法,而冬季乃“闭藏之时”,不可汗,当先实胃气,“胃气既壮,来年二月,疟当随其春气而发泄矣。”再如《石山医案·疟》中,一人劳后入房感风作疟,每至三十日连发二次,汪机认为这是因为三十日前后几天为“晦日”,是“阴极阳生之时”。可见,汪机认为疫病的发生和转变与天时息息相关。其后新安医家王勋赞成其观点,重视运气对疫病的影响,认为“君相火气加临易发生大疫”^[27];现代学者顾植山亦指出客气有火气加临的时段易发生疫病^[28]。

此外,对于轻症患者,汪机认为当以食补为主,再借以天时,《石山医案·痢》中,一患者病痢,食入即吐,粒食入四十余日,“医皆危之”,汪机反认为“不劳以药,惟宜饲以米饮,使胃常得穀气,白露节后,病当获安。如期果愈。”现代学者认为运气理论不仅可以指导临床实践,还能在疫病的防治中发挥重要作用^[29]。新冠肺炎发生期间,某医院对新冠肺炎患者给予顾植山运用运气学说创制的“辛丑年春新冠中药预防方”进行治疗,取得了良好疗效,佐证了在五运六气学说在疫病治疗和防止中的重要作用^[30]。

3 病案举例

《石山医案·疫》载一医案:“一人年弱冠时,房劳后忽洒洒恶寒,自汗发热,头背胃脘皆痛,唇赤、舌强、呕吐,眼胞青色。医投补中益气,午后谵语,恶热,小便长。初日脉皆细弱而数,次日脉则浮弦而数,医以手按脐下痛。议欲下之,遣书来问。予曰:疫也。疫兼两感,内伤重,外感轻耳。脐下痛者,肾水亏也。若用利药,是杀之也。古人云疫有补、有降、有散,兹宜合补降二法以治。别清暑益气汤,除苍术、泽泻、五味,加生地、黄芩、石膏,服十馀帖而安。”

按语:此人弱冠之时房劳后出现恶寒发热、自汗、体痛等外感风寒之症,兼有舌强、呕吐、眼胞青色

等风虚之状,服用补中益气汤之后不恶寒反恶热,其脉象初为细弱而数,继而转为浮弦而数,以手按脐下痛,医生准备以下法治疗,幸得汪机慧眼识得真机,判断此为疫病,总属内虚邪实,患者脐下痛,实为肾水亏虚所致;午后谵语,不恶寒反恶热实为阴虚火旺之象,病不属阳明里实之证反对其利下之法,建议合补降二法,施清暑益气汤加减以治之。此患者既有发热恶寒等外感表证,亦有胃脘痛等内伤之证,脉或细或浮,汪机认为疫兼两感,内伤重,外感轻,施以补降合法以扶正祛邪。方中参、芪同用,营卫气血阴阳俱补,配伍白术健脾益气、麦冬滋阴生津、当归养血和阴、炙甘草调和诸药,共奏巩固脾胃、培补元气之功。有别于清暑益气汤,汪机除去其中辛苦温之苍术,以防温燥伤阴,加寒性之生地、黄芩、石膏,使全方寒热适中。通过此案可见汪机对于疫病诊断之精准和医术之高超,能于危证前抓住机要,拨开假象,探其本质。值得注意的是,汪机虽重视正气,善于扶正,却仍在本案补降合法,可见汪氏坚持扶正祛邪,并未将扶正作为通治之法,之所以重视正虚亦是因正气是人生之本,正气亡则人亡,故其著作中亦反复强调,以警示和告诫后人。

4 小结

综上所述,汪机对疫病的认识尊古而不泥古,诊治疫病本《内经》之法,明确指出疫病既有内伤亦有外感,治疗过程中时刻强调中气的重要性,对现代疫病的治疗有所指导;治疗疫病时,汪氏认为治疫当须辨证论治,以从其本、守其中;在用药上,汪氏认为邪分阴阳,药亦分阴阳,治疫当阴阳分治;人体营卫气血阴阳中,善补在中的营气以达到营卫气血阴阳俱补的目的,其温补培元的治疗疫病上多有发挥;汪氏还重视天时因素对疫病的影响,治疫过程中会根据季节、气候不同采取不同治法。疫病邪气侵袭人体多损伤人体正气,如何做到“从中”治疗疫病对临床诊治至关重要,汪机辨治疫病的“从中”理论对现代疫病的防治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 [1]钱超尘.汪机事迹著作及从医考[J].中医文献杂志,2006(2):1-4.
- [2]高尔鑫,王健,徐麟.汪石山医学全书[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1-3.
- [3]钱高丽,周致元.明代徽州的疫病灾害及民间医家应对机制研

- 究——以汪机为例[J].常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4(5):59-62.
- [4] 郑志祥,程洋,张玉,等.从《医法心传》中浅析程鉴治疫特色[J].陕西中医药大学学报,2024,47(5):72-74.
- [5] 程剑峰.新安医家固本培元学术思想探讨[C]//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华中医药学会第十六次医史文献分会学术年会暨新安医学论坛论文汇编.[出版者不详],2014:5.
- [6] 王键,黄辉,蒋怀周.新安固本培元派[J].中华中医药杂志,2013,28(8):2341-2349.
- [7] 开菲,卜菲菲,王鹏.固本培元学说与新安固本培元流派探微[J].中医药临床杂志,2022,34(9):1608-1612.
- [8] 田代华.黄帝内经素问[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207.
- [9] 董思含,苏颖.试析新安医家孙一奎时疫辨治特色[J].中华中医药杂志,2023,38(10):4562-4565.
- [10] 韦利梅,李泽庚.新安医家汪文琦治疗疫病经验探微[J].江西中医药,2024,55(3):6-8.
- [11] 郭娟,王化猛,徐怀彦,等.国医大师徐经世“双叶茶饮”对新冠肺炎防治的临床价值及治未病理念在抗疫中的作用探析[J].亚太传统医药,2021,17(4):188-190.
- [12] 张志斌.疫病含义与范围考[J].中华医史杂志,2003(3):32.
- [13] 张凌宇,张梦云,李净,等.新安医家对李杲脾胃学说的发挥[J].环球中医药,2024,17(5):831-834.
- [14] 罗天益.卫生宝鉴[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7:169.
- [15] 方广.丹溪心法附余[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5:71.
- [16] 赵令富,宋金香,黄辉.明代新安医家汪机、罗周彦“固本培元”学术思想比较分析[J].甘肃中医药大学学报,2019,36(5):25-28.
- [17] 吴澄撰.不居集[M].达美君,校注.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2:82.
- [18] 王月,孙丹,孙婉莹,等.“扶正祛邪”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治疗中的应用[J].长春中医药大学学报,2021,37(6):1223-1225.
- [19] 华光,蒋霞,周丽凤,等.从“顾护脾胃”论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J].中医药导报,2020,26(13):4-5,17.
- [20] 程慧娟,周兰.周兰从脾论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临床经验[J].中国民间疗法,2020,28(21):18-21.
- [21] 朱文锋.创立以证素为核心的辨证新体系[J].湖南中医学院学报,2004(6):38-39.
- [22] 周仲英,于文明.中医古籍珍本集成·温病卷·温疫论补注[M].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
- [23] 赵妍.清前中期疫病理论创新研究[D].沈阳:辽宁中医药大学,2024.
- [24] 张倩,牛淑平.新安医家汪机、孙一奎“固本培元”学术流派研究[J].中医学报,2012,27(6):697-699.
- [25] 卜菲菲,黄辉,王鹏.新安固本培元派医家治疗疫病用药规律研究[J].江西中医药大学学报,2021,33(6):25-28.
- [26] 张稚鲲.疫病(急性传染性疾)古今用药特点及配伍规律研究[D].南京:南京中医药大学,2018.
- [27] 张玉.明清时期新安医家疫病学术思想与临证经验研究[D].合肥:安徽中医药大学,2024.
- [28] 顾植山.疫病钩沉:从运气学说论疾病的发生规律[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5:8-23.
- [29] 邓杨春.基于运气理论的疫病发病规律探究[J].中华中医药杂志,2023,38(10):5046-5048.
- [30] 张曼玉.因时制宜,发扬中医药防疫优势阻击“德尔塔”[N].中国青年报,2021-08-10(10).

(编辑:蒲瑞生)